

《汪氏兵学三书》

叙

清-袁昶叙

兵，阴事也。体铃键于礼家，而其用涵揉于道家，何以明之？五礼惟〈军礼篇〉亡矣，而田穰苴等所辑之《军礼司马法》百五十五篇今缺佚大半。兵者，逆取顺守，所以毒天下之不庭，全军保民为上，无取禽弥草薶也。

唐虞之世有理官、无政官，兵统於刑。小刑则用刀锯，肆诸市朝；大刑乃用甲兵，陈诸原野。古制礼律之目皆三千条，出乎礼则入乎刑。兵乃国家济变非常之大刑，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礼者，所以肃万物之情气，致百度之清明，举一切官庙朝陛野外军中之极於衽席刀匕之闲物，为之节文，以章人伦，以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。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。乐由阳出，礼自阴作。乐象春雷出地，礼象天泽异位。礼乐所以消戾於未然之前，兵刑所以除讎於已然之後。其禁民为非则一也。古者禴禘祭蠹系乎军礼，铙歌鼓吹厉乎军乐。军礼入乎至阴之肃肃，军乐出乎至阳之赫赫。肃肃者，警乎九地之下；赫赫者，震乎九天之上。故曰：兵之体源於礼也。

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慈俭让为不战诎人之具，而善於乘敝以注弊，冲下为善胜，侯察万物之并作，而观其复，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抗兵相加，受者常胜。挈斂其才力心思，损之而获益，危之而致安。守如处女，出如脱兔，静若山寒，动若雷震；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天地积阴积阳之道，妙用在善浸。惟善浸者，故能善胜；善诎者，故能善伸。盖常冲虚俭啬以严凝，蛰闭为事不示人以利器，人亦莫能测之。常预计众小不胜之分数，以成一大胜之分数。敌人开户，专断阃外，强力忍诘，久番乃通。常先万物之气而制之，用凶事而哀益之，故曰：兵之用推衍於道家老子氏也。

敬谋无圻，敬事无圻，敬事无圻，敬吏无圻，敬众无圻，敬敌无圻，此之谓五无圻。〈武王践阼篇〉太公述古丹书之词曰：“敬胜吉，义胜从。”又申微之曰：“怠胜灭，欲胜凶。”礼家之精意也。葛侯作「六

恐、七惧、五戒、八务」，取哀者胜矣。益之用凶事之义。李药师，审机料敌，务出万全，常避敌朝气，击其惰归，以静制动，以整攻瑕，为多算胜少算，申论兵法，注意束伍，晚师止足，善藏其用，皆是物也。後世事变百出，损益连弩，发石之车易而为《车铳图说》。孙子五火篇易而为《火攻要》、《炮准心法》。「城堞、楼橹、渠答之凭」，易而为建礮筑台锐角三角堡坞地营之法。「彭排拒椿、武刚偏箱之车」，易而为滚牌滚被之术。後世之兵器、兵法愈出而愈新矣。然其精微之意，则有亘古不变者存。

凡五兵之用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。古者，围用弓矢，守用戈矛，助围守则皆用戈戟。今曾、胡诸帅，定楚军营制，每营五百人为五队。头队劈山炮、二队抬枪、三队刀矛、四队鸟枪、五队刀矛，前队退却，则後队斫之。近日淮粤新军参用德国陆操、英国海军之法，有炮队、步队、马队、工程队，疏密相闲。西例随营有医官、枪匠、兽医等项章程，视古法为密法，不同而以长卫短、以短救长之理，则同非必刻舟求剑，以师古法，亦岂毁规撻矩，谓古法可尽废哉！

至胡文忠用兵，仿戚南塘束伍之法，讲求勇力技击，尝叹曰：「兵以用火器而强，亦恐以恃火器而反弱。」又居军中，时时戒饬诸将，每以习劳苦、犯寒暑、涂惰晦之暮气、拭严冷之朝气为用，尤为习知利病者哉！

汪先生仲伊，盱衡时变，采辑群书，既撰述〈逸军礼〉三篇以原朔，又取太公望、葛侯、李药师三家之佚文而蒐补讨论之，以为《兵学三书》。是三家者，率主於“兵权谋、兵阴阳”而近日太西兵法，则摛主“兵技巧、兵形势”。技巧家则今日机器制造枪礮准法之学之椎轮也，形势家则日测地绘图束伍布陈之学之嚆矢也。

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师古人之法而神明其意。是三家皆古书之仅存者，其图学久已亡佚。一若不可施於今，而其精微常存。蒐军礼於千一，抉黄老之指归，不废江河万古者，要自有在夫。

【〈艺文志·兵书略〉：《孙子》图四卷，《楚兵法》图四卷，《孙轸》图三卷，《王孙》图五卷，《魏公子》图十卷，《黄帝》图三卷，《风后》图二卷，《别成子望军气》、《鲍子》、《伍胥》皆有图，是古兵法非图不明，图亡而说仅存，此古人之意所以不可传也。】

孔子曰：「我战则克，祭则受福。」先克已而後克敌，禁胜於身则令於民道。千乘之国使治其赋，先足食而後足兵，而示民以大信，则贯澈乎兵食之始终。足食者，制田赋以三十年之通计国用也；足兵者，伐五金之材而课治氏桃氏函人矢人使治之。又用《周礼》之制，督邱甸出甲士车牛，以供军旅也。此非兵之体源於礼乎？曰：「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」此非道家善戒无迹之作用乎？此则仲伊辑录三家兵之微指也夫。

【曾、胡诸公以绿营不可用，册募勇，营而经费无出，乃从权奏设厘金局，不取之民而取之商，以为养勇之费，敛财务啬，用财欲泰，此知所先务也。史称墨子之长，以善守御为节用，括之，非善强本节用，致家给人足之道者，恶能善守御哉！颜习斋论兵事曰：「吾以六字安天下：人皆兵、官皆将。」此《周礼》六军之制，我清朝入关时，八旗制度亦用之，今德国兵制亦然矣。通古今者，盍观其会通焉！】

光绪乙未冬十一月芳郭里人袁昶叙

答汪仲伊山长书

清-袁昶书

仲伊先生同年执事来教，语重未敢担荐，搗损尤非所克当，至论兵学源流，精微朗畅，若打真理，先得我心，谨辄就尊，指引而申之，幸垂诲察。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？曰：“吾尊尊而亲亲。”太公曰：“後世疆弱矣！”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？曰：“吾举贤而上功。”周公曰：“後世必有篡杀之臣。”兵家祖太公，《阴符》《六弢》，管仲治齐用之，此道家之言兵也。周公制夏官司马，伍两卒旅师军之法，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此儒家之言兵也。操术各异，不可强合，所从来远矣！

周之制兵，出於田赋，以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，奇正互用，丝率绳联，数有畸零，其用法繁而曲。管仲三分其国以为三军，三军三万人，公将其一，高国各将其一阵皆徇行无有壅蔽，其用法简而直。且管氏之制作内政而寄军令，稍变古法，使士与士处，农与农处，工与工处，商与商处，各居其所，各习其业，不相杂厕，朝夕踪事，不见异物而迁焉！农之子恒为农，工商之子恒为工商，是三民者，皆不从戎役，出财力将禾绢贾盐铁、角技巧、输征榷以供军食者也。军士之子恒为军，士是有三便焉！士卒服习，将得兵心，志识将意，一也。器械鋌利，以时磨淬，乘障守险，先据地势，敌不得以猝攻，二也。演练精熟，不役以他事，乃能齐勇怯、壹众志，巧者不过习者之门，较之驱农为兵，利钝相百，三也。如是，然後可以制胜於天下。

是故，兵农合则以兼营而弱，虽三代之成法不必是；兵农分则以专肄而强，虽列国之变法不必非。商君祖之，使农战各修其本务，以之强秦，古今异宜，厉兵於农之制，後世不复用之，势使然也。法繁而曲，利於守成器，而收效常迟；法简而直，利於取天下，而见功常捷。黄帝、老子、太公、管仲，皆言兵之祖；而《七略》皆列之「道家」，盖备阳施阴，譬之用赅，握奇遁甲之数，方略具焉。

儒家则出於古司徒之官，佐世主、宰兆人、明教化，渐摩於《六经》之中，捍持於仁义之际，必积累而後成。行一不义，虽得天下不为；甯亡其国，而不肯失人心。宪章祖述，折衷於周公、孔子。诚万世所以久安长治之常道，至於取天下之术，或不尽出於是也。孟子称制挺，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；荀卿与临武君议兵，事皆儒家之言兵也。

兵者，搏门之学。孙、吴、鞅、蚤、张良、晁错以下，据势为资，因时立业，相机乃动，不主故常，则莫不出入穀穀於道家、法家矣！後世英主，每阴用堯商之术以取天下，而阳祖周孔儒术为收拾人心之计。然其参差假借之迹，又焉得而深讳乎！儒家兴平之梁肉，道、法、兵家拯乱之药石。药石不可以养主，梁肉岂通变之略哉！若专任药石而无梁肉以善其後，则是逆取不知顺守，要亦任偏同弊者矣。

六艺之目：礼乐，所以涵养吾心之仁；六书九数，所以开拓吾心之智；三射五御，所以练习吾身之勇。尊论谓乐亦厉有兵学，十三舞勺、成童舞象、二十而冠舞，大夏皆武舞也。古人二十以前无不习武事者，故儒者多强壮，不怯弱，可与治军。然则学乐不仅平释矜躁，资养仁之具；兼可调和血气，为养勇之方。诚洞见先王制作之精意哉！

大禹、墨翟皆务强本节用，〈备城门〉诸篇兵法略具矣！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，存乎用世，以尚俭立国，实当今对症之良药也！即无志用世，而以晏婴、墨翟之道治其身，尤处季世，损以远害之善术也。此皆尊论所及，故辄复引申发明之。

足下泊然浮荣之外，以不仕成其学术。此最平生所心折，某性便樗茂，本无剗割之用，年运而往，尤招辱殆之媒，每诵王仲淹，云吾不仕，故成学不杂，学故明夫善弃者，乃能善取，处不随则志不章，身不抑则名不扬，使我纡金紫，致令仆不如木食[石闲]饮，萧然隐几而坐进此道，胸中用舍得失之分数，盖思之烂熟矣！审迷途其未远，庶来者之可追乎！冀袂去疣赘，杜门炳烛从先生游於宽闲寂寞之野，以修学为治其天职。先生其亦许之否乎？昶顿首。